

在新的崗位上

——上海工人在拖拉機廠工地上——

朱永祥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717.1
98

在新的崗位上

——上海工人在機械工廠工地上

朱永祥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福州路54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01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開本 787×1092 紙 1/32 印張 1 1/3 字數 24,000

1956年6月第1版

195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3,000

統一書號：T7074·64

定 價：(5)0.10元

目 錄

最大的幸福..... 1

在新的崗位上.....17

時刻珍惜榮譽的人.....34

最大的幸福

張鳳叔，大家都叫他“張老師”，有的還稱他“老英雄”。他今年已是 68 歲了，年紀雖大，而身體却很結實，走起路來，步子又穩又快；他的那張久經風霜的臉上，雖然已經滿是皺紋，但有着堅強愉快的表情，叫人看了，就會感到他是一個很可親近的人。他的事跡，工地上不知道的人很少；下面是他直接對我談的，我听了，得到很大的啓發，像上了一課政治課一樣。

“到拖拉機廠去！”

“你問我關於參加國家重點建設的那件事嗎？這是我的本份嘛！在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，我跟別的工人一樣，只是盡了自己的一分力量，而且，我還做得很不夠。但是，黨報上表揚我，同志們給了我很高的榮譽，這真使我非常不安！你一定要我談，那就只能從頭談起了。

“1954 年初春，我們建築公司的工人，學習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，大家都看清了國家的前途，自己的前途，人人又興奮又愉快。在舊社會里，建築工人只有被人看輕的

份，什麼‘髒泥水匠臭漆匠’，糟蹋我們的話可多啦！營造廠老板剝削工人的手段也真够毒辣！工資一年分三節（春節、端午節、中秋節）付，算盤只打進不打出。就是做個臨時工，也要受到大包工頭、二包工頭的層層剋扣，做得兩頭見黑，拿到的幾個工錢，只够喝几碗薄粥湯。所以，在我們同行中有句俗話：‘泥刀做得雪雪亮，身上穿得叫化樣。’提起旧社会的事，真是一蠡苦水，三天三夜也倒不完。解放后，可不一樣啦，工人当家作主，帶头建設國家，大家親切地叫我們建筑工人是‘开路先鋒’；我們生活也十分安定，并且，还有學習政治、文化、技術的機會。如今，党又給大家指出，我們的國家，經過三个五年計劃之后，就能建設成一個繁榮富强的社会主义國家了。通過學習，我心里真是亮堂堂的，半夜醒來，都想笑几声。

“4月里，公司里傳來的喜訊，說是我們要去參加祖國第一个拖拉机厂的兴建工程了。这个喜訊，工地上的人們很快都知道了。大伙兒都觉得建設拖拉机厂比什么都重要。大家忙着將上級講過的參加重点建設的条件，一条一条地拉來和自己对比，自己認為‘够得上’或者‘差不离’的，便直嚷嚷問領導上啥时候动身。

“起先，領導上为了照顧我年紀大，小兒子又在小学念書，想留我在上海工作，所以特別征求我的意見。我当然不滿意。我年紀是大一点，但是精神很好，腰板硬，牙也沒掉一

顆，也沒有什麼困難：老伴早故世了，大女兒已經高中畢業，參加了革命工作，根本用不到我操心。小兒子的讀書問題，我想到那邊也能够解決的。

向党保證

“到拖拉機廠工地去，那真是多好啊！有幾夜，我常常翻來復去地睡不着，兩只眼睛就像給什麼支上了似的，我強把眼睛閉上，對自己說：‘睡吧，不早了，明天還要起早呢。’可是總睡不着，想這想那。你知道，我們建築工人很多來自農村，他們每逢假日從家裡回到工地後，總要眉開眼笑地談起農村的一些新氣象；看了用拖拉機耕地的電影，總要互相詢問：‘咱們什麼時候才能造出自己的拖拉機來？’春節時，我參加上海市工人慰問團去慰問解放軍，戰士們握住了我的手說：‘工人同志，你們多蓋工廠，多煉鋼，國防現代化了，鉄打江山，不怕帝國主義來侵犯！’同農民兄弟聯歡時，他們又親切地說：‘工人老大哥，為了支援你們，我們一定多打糧食。’還指着一片開闊的大地說：‘要是在上面開上拖拉機呀，那多美啊！’我又想起了自己的過去：1925年，我在上海英商電車公司當路軌工人時，參加了‘五·卅’鬥爭，那時候，我是游行的糾察隊長，為了奪取帝國主義狗腿子的槍枝，左腿受了槍傷……算來已經有30年了！30年後的中國，已不再是過去模樣了！我們趕走了長期壓在我們頭上的

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，我們有了人民自己的政權，我們要發展自己的工業，現在，我就要去親手建設我國的第一個拖拉機廠，這股高興勁兒，怎麼能抑制得住呢！

“本來，我有兩個終身不會忘記的日子，那就是1925年的‘五·卅’，和1954年3月19日我舉手宣誓參加中國共產黨的日子；現在，我又有了第三個不會忘記的日子：1954年9月5日，這天，是我和大伙兒離開上海到拖拉機廠工地去的日子。

“那天，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。我在上午10時就到了上海火車站。廣場上不斷地開進來滿載着去拖拉機廠工地的工人們的汽車，鑼鼓喧天；來一車人，就放一陣鞭炮，真是喜氣洋洋。年輕的工人們反復地唱着‘爭取模範立功勞’的歌。下午1點半鐘，公司借廣場開了個歡送會。公司黨委書記和經理都出席了。工人們推我做代表，要我說幾句向黨保證的話，我說到：‘堅決克服困難，完成黨和上級的任务’時，一興奮，眼淚就忍不住流出來了。經理握住我的手說：‘希望你實現你的誓言。祝你成功！’其實，我一到上海車站，心裡就不由得想起往事來。1927年，蔣介石發動‘四·一二’大屠殺後，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厲害。不久，電車公司把我開除了，我在上海呆不住，曾經流浪到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廣東、雲南等地，做過筑路工人、電氣工人、碼頭工人，過的生活，比牛馬都不如。筑路時，我有一次把手砸爛了，既沒有地方上



我說到：“坚决克服困难，完成党和上級的任务”时，一兴奋，眼泪就忍不住流出来了。

范一辛画

藥，想找一塊綁扎的布條也沒有，尽管傷口血肉模糊，可還得照常去上班。在那時候，有活干時，包工頭便來找你，工一歇，就一脚把你踢開，死活不管。後來，我在外面呆不下去了，仍回到上海。這是在舊社會裏的事。解放以後，我也兩次到過車站，第一次是1953年6月被工會邀請到杭州去休養，第二次就是那天出發到拖拉機廠工地去。從這些事情中，我真正体会到時代是翻天覆地的變了！

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

“以後，是到了工地的事情了。我們剛到拖拉機廠工地時，住的是竹棚，喝的是從山上一條小溝里流下來的水，吃飯都得蹲在露天，但沒有一個人叫苦。大家覺得：這算不了什麼！我們就是來建設的，是來改變這種環境的！”

“拖拉機廠工地上的工人，來自祖國五湖四海，有一部分是從部隊轉業下來的軍工。我一到工地，就被分配到一個軍工工區去。這些軍工是參加過荊江分洪，腰斬黃天湖的英雄們。不過，分洪工程大部分是土方工程，比較簡單；拖拉機廠是平地上蓋起高樓大廈，是建設現代化的工廠，那就比較困難了。部隊首長向大家發出了‘向技術進軍，學好本領，把拖拉機廠建設好’的號召。我当了鋼筋工隊的中隊長，教軍工們扎鋼筋。當時，我真是又高興又擔心。高興的是有機會把自己的技術教給軍工們；擔心的是有一個中隊有百把

个人，上级要求軍工們在很短时期内就掌握技術，这又不是吹糖人，鬧着玩的，自己力量有限，教不好怎么办？当天夜里，我正去找总支書記談談自己的思想情况，不料他倒先來找我了。总支書記是一个又和蔼又嚴肅的人，他一進門，就笑着对我說：‘老張，我講个有趣的事情給你听：今天向技術進軍的動員大会开过后，木工中隊里有个軍工拿住鉋子說：“鉋子啊鉋子，你是我的好伙伴，你要和我一起，在建設中立功劳啊！”真有意思啊。老張，你以后在教技術中，有意思的事情一定可以碰到不少。’我說：‘同志們热情很高，只怕我教不好。’总支書記听了便拍拍我的背，親切地对我說：‘是的，老張，这次你当中隊長，任务可是不輕。咱們这些軍工，以前是扛槍杆子的，就是荆江分洪那陣，工程結構不太复雜，憑勇敢、憑热情也算闖过去了。这次，要真正成为一個技術工人，当教師的，肩膀上这副担子可不好挑！不过，我們是共產黨員！我們不是常說嗎：在我們共產黨員面前，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就拿你們这个中隊來說，很多黨員已經向支部送了学好技術的保証書。老張，只要你好好團結中隊里的当地老师傅，密切联系群众，有事多和支部商量，你会教得好的。有什么困难，党可以帮助你，你大胆干吧！’嗨，党不但鼓励我，还教給我办法，我就有了信心。因此，我对总支書記說：‘我向你保証：一定执行党的指示，完成任务。’

“快板”里發現的問題

“軍工們對我可親熱啦，有空就同我啦呱，講他們家鄉的風光，說各地的方言。每當他們談起在荊江分洪的那一段日子，話就說不完。我說，鋼筋工是個累活；他們說：‘在荊江分洪時，再大的雨，再爛再粘的泥巴也照樣干，建設社會主義再累也不怕。’這樣，我教技術的勁頭就越來越大了。開始，我看到當地老師傅敲兩分圓鋼筋的操作方法不靈活，要3個人，其中2個人只是做輔工，工作效率不高。於是，我便同他們商量，把上海的先進經驗和他們交流，又親自做給他們看，結果可以減少1個輔工，還能把鋼筋敲得筆直。軍工們都願意學習這種操作法。

“學習技術一步步地深入，已經學到彎元寶形鋼筋了。有一天，一個軍工對我說：‘老師，我念個快板給你聽。’我說：‘好哇。’他就開口念道：‘砌牆小瓦刀，糊泥又抹磚，用完以後把你擦，不讓灰泥身上沾，為了祖國社會主義工業化，咱倆出力干！’我一聽，嗯，滿不差；可是仔細一想，又覺得不大對：他學的是扎鋼筋，為啥要編個泥工的快板？一定有道理。後來一了解，果然，是因為這幾天我們上元寶形鋼筋彎法時，這門技術比較難學，特別是角度的算法把大家糾纏住了，弄得頭昏腦脹，有的軍工就產生了畏難情緒，想改學別的工種。

“为了这件事，我就去找支部書記。支部書記說：‘別的工种里也有类似情形，晚上，我們想开支委会專門研究这个問



題，你准备些意見也來參加。’在支委会上，大家認為同志們積極學習、希望立刻就能掌握技術的精神是好的，但是急躁情緒必須消除。这除了必須做好思想工作外，还要求老师傅們想办法改進教学方法。会后，我把党支部的意見同其他老师傅說了，并且決定分头去征求軍工們对上課的意見。

从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一定有了什么喜事。

范一辛画

“第二天是大礼拜(工地上兩個星期休息一天，叫大礼拜)，休假。下午，我在宿舍里看鋼筋工教材，想把弯元宝形鋼筋的角度的算法，講得明白些。忽然，房門‘呀’地一声开了，走進來的是中隊里的青年团員丁世德，从他的臉上可以

看出一定有了什么喜事。他人还没有坐定，就急忙地对我说：‘張老师，今天上午我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很简单，你看行不行？’我想問清是什么一回事，他已經站起走到我桌子跟前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圈細鉛絲和一小团繩子來。他把鉛絲拉直当鋼筋，用繩子擺成正方形、長方形，把它对着鋼筋，就能算出不同的角度來，我用尺量了量，果然很正确，比起我原來教的方法要容易得多了。我就把这方法去請教工地的技術人員，他們說，这种方法是应用几何学上的一种原理，很科学。中隊里把丁世德的这个發明推廣以后，不久，大家都学会弯元宝形的鋼筋了。

“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大。从此，我每次上課前总先征求軍工們的意見，或者先請几个人听我試講，每次，軍工們都能提出不少很好的意見，我就依靠他們，改进了我的教学方法。由于他們的勤學苦練，技術提高得很快。‘咱們的好老师’，就是那时他們給我叫出來的，其实他們才是我的好老师呢！

全國人民的热情关怀

“过了年，工地上一条永久公路开工了。这是工地上的——一条动脉，也是將來新市区和旧城相通的大道。現在要修的是在厂区工地的一段。为了作好大規模施工前的准备工作，便利运送材料，这一段必須先突击修筑起來。这个任务

由我們軍工工區擔任下來。任務艱巨，也很光榮，全工區所有的工種全參加了。軍工們的勁頭太極了，像參加戰鬥一樣，決心書、保證書貼滿了牆。雖然工地上西北風吹在臉上痛得像小貓咬，並且又一連下了十几天的雪，雪結成的冰，就有尺把厚，當時洋鎬又少，有的就用鋤頭代替，鋤頭狠狠地砸下去，只顯出一道道白印子，累些倒沒啥，工作效率不高真急人。我想：‘一排籬笆三個橋，眾人頭里有韓信’，就決定去和軍工們商量。果然，想出辦法來了。大家認為，這土實在凍得太硬了，一鋤頭一鋤頭作用不大，要一段一段來搞：先在土上挖一個圓形的槽，再用粗毛竹來撬。第二天，用了這個方法，‘礮堡’終於攻下來了。這一來，我們超額完成了任務。

“我們在拖拉機廠工地上干活，全國人民都關懷我們，支援我們。那次，工地附近的農民組織了一個訪問團來參觀工地，一個19歲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女副主任劉素英，在參觀後的大會上說：‘我回去之後，一定把婦女發動起來，騰出勞動力來支援你們。今年我們社里訂出了豐收計劃，爭取多打糧食，做到工地上要人就有人，要糧食就有糧食。’當我們超額完成去年的工程任務時，全國各地的農民都來信表示感謝和祝賀。我們工地上所用的材料，有東北的上等水泥，綢都的鋼材，興安嶺大森林里的落葉松。我們上下班坐的是新式的大客車。我們能夠經常吃到南方的大米、水

果和鮮魚，看到最新的影片。你說，我們不好好干，怎么对得起全國人民的热情关怀！

“百年大計，質量第一”

“工地实行工厂化施工，要建立一个加工厂。我被調去当混凝土工的小組長，还是同軍工們在一起。

“我們担任了加工厂鍋爐房的水池工程。鋼筋扎好了，木模板也豎立起來了，正要澆注混凝土的时候，忽然發現木模底下有很多積水。大家知道，混凝土里的水份不能多也不能少，多了少了都要影响工程質量。那天，我們一組人到齐了，看見有水，当时就有人提議，用干土來填。我想这样做質量沒有保証。党一再教導我們：‘百年大計，質量第一’。正在为难的时候，軍工余保清說：‘張老师，我們爬到基礎下面去用手舀水，把水舀完了再澆混凝土，迟一刻下班不碍事。’这倒是个办法！于是我和余保清倆，一老一小，爬到基礎下面去了。鋼筋扎得很密，棱棱刺刺的，余保清的手心被扎鋼筋的鉄絲拉破了，我的手上也被划出了很多血道道，而每次舀起來的水却只有一匙多。我想，这要到啥时候才能舀干啊！远处，混凝土攪拌机的隆隆声不断傳來，上面又有人在催了：‘張老师，我們已經准备好啦！’这时，我已經滿身是汗了，蔣梁和汗衫粘在一起。这倒使我心里一亮。我馬上把身上的一件藍卡其上褂脫下來，揉了揉，顺着鋼筋的小

格子，把衣服塞進去；余保清也把上衣脫掉，和我一樣干。這樣，積水很快就沾干了。過了幾天，木模板拆開後，我們一看，混凝土表面非常平整光滑，連‘麻面’也沒有，水池的質量是百分之一百，我就十分放心了。由於大家都遵守操作



余保清也把上衣脫掉，和我一樣干，這樣，積水很快就沾干了。

范一辛畫

規程，我們組里從來沒有發生過質量事故。

“建設社會主義需要大量資金，每個錢都不能浪費。特別我們干鋼筋混凝土工作的，就得更加注意節約。支部書記常常對我們這樣說：‘老張啊，你們成天同一袋一袋的水泥、几百斤几千斤的鋼筋打交道，搞一次返工，可不得了啊！’因此，我們小組就處處注意節約，在卸木模板時，掉下來的一枚釘子我們也把它拾起來，等積滿了一鉄罐，就送回倉庫里去。為此，工地上的廣播里常常表揚我，說我領導得好。其實這些成績全是依靠大伙兒得來的，我張鳳權本領再大，一個人能頂什麼用？難道一個人能建設拖拉機廠？

讓農民早日使上拖拉機

“真是‘學到老，學不了’啊！年紀越大，越是需要學習，不然，眼睛一眨，就要落在別人後面。現在，我除了上黨課外，還常常看劉少奇同志的‘論黨’和吳運鐸同志的‘把一切獻給黨’。我在1952年才開始學文化，看‘論黨’还有点吃力，可是裡面的意思記得很明白，就是：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在各種鬥爭中以身作則，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，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；怕吃苦，逃避困難，就不能算是共產黨員。

“集體和個人的關係，生活在工地上的人體會得很深刻。中午或者晚上下班後，我總要到工地周圍去走走。一年多來，工地上變化多快啊！你看，在原來的一片曠野上，不